

成长励志经典

我的第一本
探案书

正 义 / 推 理 / 想 像



福尔摩斯探案精选

(英) 柯南道尔◎著 刘 慧等◎译



NLIC 2970728197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成长励志经典



正义 / 推理 / 想像



福尔摩斯探案精选

(英) 柯南道尔◎著 刘 慧等◎译



NLIC2970728197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探案精选/(英)柯南道尔著,刘慧等译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7

(成长励志经典)

ISBN 978-7-5354-5221-4

I. 福 II. ①柯…②刘… III. 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04501 号

策 划:尹志勇

责任编辑:杜东辉

封面设计:道一设计

责任校对:陈 琪

责任印制: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-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黄冈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890 毫米×640 毫米 1/16

印张:13

版次:2011 年 7 月第 1 版

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34 千字

定价:11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- 001 红发联盟
030 蓝宝石案
056 银色马
085 黄脸人
106 谢幕式
126 皮肤煞白的军人
155 狮鬃毛
185 三个大学生

红发联盟

去年秋天的一天，我去拜访我的朋友夏洛克·福尔摩斯。我见到他时，他正在和一位身材矮胖、面色红润、头发火红的老先生深谈。我为自己的突然造访表示歉意。正当我想退出来的时候，福尔摩斯突然一把将我拉进了房间里，在我身后把门关上。

他亲切地说：“我亲爱的华生，你这时候来真是再好不过了。”

“我怕你正忙着。”

“是呀，我是很忙。”

“那么，我到隔壁房间等你。”

“不用，威尔逊先生，这位先生是我的伙伴和助手，他协助我成功地处理过许多案件。我毫不怀疑在处理你的案件时，他将同样给我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。”

那位身材矮胖的先生从他坐着的椅子上半站起来，欠身向我点头致意，从他厚重的眼皮下的小眼睛里迅速地掠过一线质疑的眼光。

“你坐在长靠背椅子上吧。”福尔摩斯说道，重新回到他那张扶手椅坐下，两手的手指尖合拢着。这是他思考问题时的习惯。“亲爱的华生，我知道，你和我一样，不喜欢日常生活



中那些平淡无奇的老掉牙的故事，而是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。你那么满怀热忱地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，可见你对它们非常感兴趣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要说，你这样做是为我许多小小的冒险经历增色不少。”

我回答说：“我确实对你办理的那些案件非常感兴趣。”

“你当然会记得那一天，在谈到玛丽·萨瑟兰小姐所提的那个很简单问题之前，我所说的这些话吧：为了获得新奇的效果和异乎寻常的配合，我们必须亲身体验生活，而它总是比任何大胆想象更富有冒险性。”

“我对您的这个说法深表怀疑。”

“是吗？大夫。但是，你不得不接受我的看法。否则，我将继续列举一系列的事实，这样你的道理将会无法立足，然后你就会承认我是正确的。好啦，这位杰贝兹·威尔逊先生真好，他今天上午专程来看我。他开始对我讲述了一个故事，我发誓可能是我很长时间以来我所听过的最稀奇古怪的事情之一。你已听我说过，最离奇、最独特的事物往往不是和重大的罪行而是和微小的罪行有联系，而且有的时候，确实很可以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人犯了罪。就我所听到的来说，我还不可能断定现在这个案子是不是犯罪。但是，事情的经过肯定是我所听到过的最离奇不过的了。威尔逊先生，可不可以请你费心从头讲讲这件事情的经过。麻烦您从头讲，这不仅因为我的朋友华生大夫没有听到开头那部分，而且这件事太奇特了，我很想从你嘴里听到一切尽可能详尽的细节。一般说来，当我听到一些稍微能够说明事情经过的情节时，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记忆中几千个类似的情节，这些能够很好地引导。这一次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绝对相信这件事是独一无二的。”

这位矮胖的委托人挺了挺胸，不由得流露出一丝骄傲的神

情。他大衣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又脏又皱的报纸。当他将报纸平放在膝盖上，并低下头仔细浏览广告栏的时候，我仔细地打量这个人，竭力模仿我伙伴的办法，从他的服装或外表上看出点名堂来。

但是，我这样做收获并不大。我观察发现，这个客人从外表的特征看，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英国商人，体形肥胖，自高自大，动作迟钝。他穿着一条袋状的灰格裤子，一件不太干净的燕尾服，前面的扣子没有扣上，里面穿着一件黄褐色的马甲，背心上面系有一条艾尔伯特式的粗铜链，顶端有一个四方的金属片来回晃动，作为马甲的装饰品。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顶磨损了的礼帽和一件褪了色的棕色大衣，大衣的天鹅绒领子皱巴巴的。我看这个人，总的来说，除了长着一头火红色的头发、面露特别烦闷和不满的表情外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。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锐利的眼睛猜透了我的心思。当他注意到我疑惑的目光时，他面带微笑地摇了摇头。“他干过一段时间的体力活，吸鼻烟，还是共济会会员^①，到过中国，最近写过不少东西。除了这些以外，我推断不出别的什么。”

杰贝兹·威尔逊先生在他的坐椅上突然坐直了身子，他的食指仍然放在报纸上，但眼睛已转过来看着我的同伴。

他问道：“我的上帝啊！福尔摩斯先生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我的事？比如，你怎么知道我干过体力活？那是像福音书一样千真万确，我最初就是在船上当木匠的。”

“我亲爱的先生，你看你这双手，你的右手比左手大多了。你用右手干活，所以右手的肌肉比左手发达。”

^① 共济会：英文为 FreeMason，全称是 Free and Accepted Masons，成立于1717年的伦敦，然后逐渐向欧美各国扩张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秘密组织。



“唔，那么吸鼻烟和共济会会员呢？”

“我不会告诉你我是怎么看出来的，否则的话，对你的智力是一种侮辱。何况你还不顾你们团体的规章制度，戴了一个弓形指南针模样的别针呢。”

“啊，当然，我忘了这个。可是写作呢？”

“还有别的什么更能说明问题吗？那就是：你右手袖子上足有五寸长的地方闪闪发光，而左袖子靠近手腕贴近桌面的地方打了个整整齐齐的补丁。”

“那么，中国又怎么样？”

“你的右手腕上方刺了一个鱼形文身，只能是在中国干的。我对文身图案做过一些研究，甚至还就这个专题写过论文。用精致的粉红色给大小不等的鱼着色这种绝技，只有在中国才有。此外，我看见你的表链上还挂着一块中国钱币，这样一来事情就一目了然了。”

杰贝兹·威尔逊大声笑了起来，“哦，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呢！我一开始认为您简直是神机妙算，但说穿了也就没什么奥妙了。”

福尔摩斯说：“华生，我现在才想起来，我真不应该这么开诚布公。要‘大智若愚’。你也知道，我的名声就那个样子，本来就不是很好，长此以往，我肯定要遭遇滑铁卢了。威尔逊先生，你能找到那个广告吗？”

“能，我已经找到了。”他回答时，他的又粗又红的手指正指在那栏广告的中间。他说：“在这儿，这就是整个事情的起因。先生，你们自己读好了。”

我从他手里把报纸拿过来，照着它的内容念：

致红发联盟：我夏洛克·福尔摩斯，敬告红发联盟。

原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黎巴嫩人伊齐基亚·霍普金斯逝世之后留有遗赠，因之另有一空缺职位，凡红发联盟会员皆有资格申请。酬金为每周四英镑，工作实系挂名。所有红发男性，年满二十一岁，身体健康，智力健全者均符合条件。申请个人请于星期一上午十一时亲至舰队街、教皇院7号红发联盟办公室邓肯·罗斯处提出申请。

我读了两遍这个不寻常的广告后不禁喊道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福尔摩斯坐在椅子上扭动着身子，格格地笑了起来。他高兴的时候总是这个样子。他说：“这个广告很奇怪，是不是？现在，威尔逊先生，你现在就赶快把关于你自己的一切，你的家庭，以及改变了你的命运的这则广告，统统讲出来吧。大夫，你先把报纸的名称和日期记下来。”

“这是1890年4月27日的《纪事年报》(Morning Chronicle)，正好是两个月以前的。”

“很好。好了，威尔逊先生，请讲。”

“嗯，夏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，我刚才跟您讲过了，”杰贝兹用手擦了一把自己的额头说，“我在市区附近的萨克斯—科伯格广场开了个小当铺。那是个小本生意，近年来，它仅仅是让我维持生活罢了。过去还能雇得起两个伙计，但是，现在只雇一个。如果不是他为学会做生意自愿只拿一半工资的话，就是这一个伙计我也雇不起啊。”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问道：“这位热心的青年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他名叫文森特·斯波尔丁。其实他也不年轻了，只是具体有多大很难说。福尔摩斯先生，再也找不到比他更精明强干



的伙计了。我很清楚，他本来可以过得更好些，赚比我付给他多一倍的工资。可是，不管怎么讲，既然他心满意足，我又何必增添他的烦恼呢？”

“噢，真的？你能以低于市价的工钱雇到伙计，看起来是最幸运不过的了。这在像你这样年纪的老板当中，可是一件不平常的事啊。我不知道你的伙计是不是和你的广告一样很不同凡响。”

威尔逊先生说：“啊，他也有他的毛病。再也没有人比他更爱照相了。他拿着照相机到处照，其实他应该好好钻研业务。他一照完相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地下室去冲洗照片，快得像兔子钻洞一样。这是他最大的毛病，但是，总的说来，他是个好伙计，其实他人并不坏。”

“我猜想，他现在还是和你在一起吧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除他以外，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。这个女孩子做饭、打扫房子。我家里的情况就是这样，因为我终身未娶，没有成过家。先生，我们三个人一起过着安静的生活；我们住在一起，欠了债一起还，要是没有别的事可做的

话。

“破坏了我们平静生活的头一件事是这个广告。正好在八个星期以前的一天，斯波尔丁走进我的办公室，手里拿着这张报纸。他说：

“‘威尔逊先生，求求上帝，我要是那个红头发的人就好了。’

“我问他：‘那是为什么？’

“他说：‘为什么？红发联盟现在又有了个空缺。谁要是得到这个职位，那简直是天大的福气啊。据我所知，空缺比谋职的人还多，受托管理那笔资金的理事们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处

置那笔钱。如果我的头发能变颜色就好了，那样一来我就可以得到这个肥缺了。’

“我问他：‘那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’福尔摩斯先生，你可知道，我是个深居简出的人。因为我的买卖是送上门来的，用不着我到外面四处奔波，我经常一连几个星期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所以，我对外界的事情知之甚少，如果能够听到外面的一点点消息，我将会非常乐意。

“斯波尔丁两只眼睛瞪得大大地反问我：‘你从来没有听过红发联盟的事吗？’

“‘从来没有听说过。’

“‘你这么说倒使我感到莫名其妙了，因为你本人就有资格去申请那个空着的职位。’

“‘这个职位报酬是多少？’我问道。

“‘哦，一年只给二百英镑，但这个工作很轻松，而且丝毫不影响你自己从事的其他工作。’

“你们看，不难想象，一听到这些我顿时来劲儿了，因为这些年来，我的生意并不是太好，如果有唾手可得的二百英镑，那将是多么惬意啊。

“于是我对他说：‘你把事情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吧。’

“他边把广告指给我看边说：‘喏，你自己看吧，红发联盟有个空缺，这广告上有地址，到那里可以办理申请手续。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：红发联盟的发起人是一个名叫伊齐基亚·霍普金斯的美国百万富翁。这个人行事很怪异。他自己的头发是红色的，并且对所有红头发的人深表同情。所以，他死后把巨大的财产交给财产受托管理人处理，遗嘱说要用他的遗产的利息让红头发的男子有个舒服的差事。从我所听到的来说，报酬优渥，而且又不用做什么事。’



“我说：‘可是，会有数以百万计红头发的男子去申请的。’

“他回答说，‘并没有你所想的那么多人。你想想看，那实际上只限于伦敦人，而且必须是成年男子。这个美国人青年时代是在伦敦发迹的，他想为这个古老的城市做点好事。而且我还听说，如果你的头发是浅红色或深红色，而不是鲜艳得像火一样的红色，那你去申请也是没用的。好啦，威尔逊先生，如果你想申请的话，那你就去好了。但是，如果仅仅为了区区几百英镑，让你大费周折，也许太不值得了。’

“你看，他说的是事实。先生们，正如你们现在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，我的头发，真是火红火红的。所以，在我看来，如果这件事需要竞争的话，那么我要比任何人都更有希望获胜。文森特·斯波尔丁似乎对这桩事很了解，所以我想他或许能够帮助我。于是，我就叫他把百叶窗关上，马上跟我一起走。他非常高兴能够休假一天，我们就这样关了店面，向广告上登的那个地址出发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那样的情景了。到了舰队街，我们发现从东西南北、四面八方拥来很多应征的人，每一个人的头发都是深浅不一的红色。街上挤满了红头发的人群，主教院看上去就像摆满了橙子的水果摊儿。我没有想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广告竟然召集到了全国上下那么多人。他们头发的颜色什么都有——稻草黄、柠檬黄、橘黄、砖红、爱尔兰长毛猎狗那种颜色、肝红色、土红色等等。但是，正如斯波尔丁所说的那样，真正像燃烧的火焰一样的红色倒不多。当我看到那么多的人在等着，我感到很失望，真想放弃算了。但是斯波尔丁当时怎么也不听我的。我真不能想象。他是怎样连推带搡，把我从人群中推过去，直到那办公室的台阶前面。楼梯

上有两股人潮，一些人满怀希望往上走，一些人垂头丧气往下走；我们竭尽全力地在人群中挤。不一会儿，我们就进了办公室了。”

我们的委托人停顿了一下，使劲地吸了一下鼻烟，以便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。这时，福尔摩斯说：“你的这段经历真是太有趣了。请你继续讲述你那相当有趣的经历吧。”

“办公室里除了几把木椅和一张办公桌外，没有别的东西。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头发颜色比我的还要红的小个子男人；每一个候选人走到他跟前，他都要说几句，然后他总是想办法在他们身上挑毛病，然后把他们打发走。原来，要得到这样一个职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不管怎么样，轮到我们的时候，这个小个子男人对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满意。我们走进后，他就把门关上，这样他可以和我们单独谈。

“我的伙计说：‘这位是杰贝兹·威尔逊先生，他愿意填补红发联盟的空缺。’

“对方回答说：‘他非常适合担任这个职务。他满足了我们的一切条件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还没有看见过有谁的头发颜色比他的更好的了。’他后退了一步，把脑袋歪向一边，盯着我的头发一阵猛看，直看得我不好意思起来。随即他一个箭步向前拉住我的手，热烈祝贺我脱颖而出。

“他说：‘如果再犹豫不决的话就大错特错了。不过，对不起，我显然必须谨慎小心，我相信你是不会介意的。’他两只手紧紧地揪住我的头发，使劲地拔，我痛得喊了出来，他才撒手。他撒手后对我说：‘你眼泪都流出来啦。我想我清楚地看到了，一切都很理想。可是我必须谨慎一些，因为我们曾两次被戴假发的家伙、一次被染头发的家伙骗了。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有关鞋蜡的故事，你听了会感觉恶心的。’他走到窗户那



里扯着嗓子高喊：‘已经有人填补空缺了。’窗户下面传来一阵大失所望的叹息声，人们成群结队地朝四面八方散开。他们走后，除我自己和那个工作人员外，再见不到一个红头发的人了。

“他说：‘我名叫邓肯·罗斯，先生。我自己就是一个我们高贵的施主遗留基金的养老金领取者。威尔逊先生，你结婚了吗？你是不是成家立业了？’

“我回答说：‘我没有。’

“他的脸立刻沉了下来。

“他严肃地说：‘天哪！这简直太严重了！对你所说的一切我感到很抱歉。当然，设立这笔基金的目的不仅仅是维持，也是为了繁衍和发展更多红头发的人。你竟然是个未婚的单身汉，那真是太不幸了。’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听到这些话心情很沉重。我当时想，完了，这个职位还是弄不到手。但是他考虑了一会儿以后又说：‘那没有关系。’

“他说：‘如果是别人的话，这个缺点可能是致命的。但是，我们必须考虑这一点：你的头发长得这么好。那么，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？’

“我说：‘哦，事情有点小麻烦，因为我自己做着小生意。’

“文森特·斯波尔丁说：‘那不要紧，我能替你照管你的生意。’

“我问：‘上班时间是几点到几点？’

“‘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。’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开当铺的人的买卖多半在晚上，特别是在星期四、星期五晚上，这正是发薪前两天，所以在上午赚几

个外快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了。而且我知道我的伙计人挺不错，要有什么事他是会照料好的。

我说：‘这对我非常合适。薪金多少？’

“‘每周四英镑。’

“‘那工作是什么？’

“‘只是名义上的而已。’

“‘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’

“‘噢，在整个办公时间你必须呆在办公室里，或者至少在那楼房里呆着；如果你离开，那你就是永远失去这个职位。对于这一点在遗嘱上说得很清楚。如果你在这段时间里稍微离开一下办公室，那意味着没有按照条件办事。’

“我说：‘一共只有四个小时，我肯定不会离开一步的。’

“邓肯·罗斯先生说，‘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，不管是有病、有事或其他理由都不行。你必须老老实实呆在那里，否则你就会丢掉你的位置。’

“‘干什么工作呢？’

“‘你的工作是抄写《大英百科全书》，这里有这个版本的第一卷。你要自备墨水、笔和吸墨纸。我们只提供给你这张桌子和这把椅子。你明天能来上班吗？’

“我回答说：‘当然可以。’

“‘那么，杰贝兹·威尔逊先生，再见，让我再一次祝贺你这么幸运地得到这个重要职位。’他向我鞠了个躬。我随即离开了那个房间，和我伙计一起回家去。能有这样的好运气，我高兴得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

“唉，我整天都在思量这件事。到晚上，我的情绪又低落下来了，因为我总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或诡计，虽然我猜想不出它的目的是什么。看来说有人立下这样的遗嘱，或



者给那么多的钱让人做像抄写《大英百科全书》这种简单的工作，简直都是不可思议的。文森特·斯波尔丁想尽一切办法来恭喜我。到临睡觉时，我已使自己从这整个事件中得出结论，不管怎样，我决定第二天早晨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我花一个便士买了一瓶墨水、一根羽毛笔、七张大页书写纸，然后动身到教皇院去。

“唔，使我又惊又喜的是，一切都非常顺利。桌子已给我摆好了，邓肯·罗斯先生在那里照料，好让我顺利地开始工作。他让我从字母 A 开始抄，然后离开我，但他不时走进来看看我工作进行得是否顺当。下午两点钟他和我说再见，并称赞我抄写得真不少。我走出办公室后，他就把门锁上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事情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。到了星期六，那工作人员进来，付给我四个英镑的金币作为我一周工作的报酬。下星期是这样，再下星期还是这样。我每天上午十点到那里上班，下午两点下班。不知怎的，邓肯·罗斯先生逐渐不怎么来了，有时候一个上午只来一次，再过一段时间，他就根本不来了。当然，我还是一刻也不敢离开办公室，因为我不敢肯定他什么时候可能会来的，而这个职务确实很不错，对我很合适，我不愿冒险丢掉这份工作。

“就这样，八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。我抄写了‘男修道院院长’、‘盔甲’、‘建筑学’和‘雅典人’等词条；并且希望由于我的勤奋努力，不久就可以开始抄写以字母 B 为首的词条。我花了不少钱买大页书写纸，我抄写的东西几乎堆满了一个架子。接着，这整个事情突然宣告结束。”

“结束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就是今天上午结束的。我像往常一样十点钟上班，但是门关着而且上了锁，在门的嵌板中间用品头钉钉

着一张方形小卡片。这张卡片就在这儿，你们自己可以看看。”

他举着一张约有便条纸大小的白色卡片，上面这样写着：

红发联盟业已解散。

1890年10月9日

我和夏洛克·福尔摩斯看了这张简短的告示及后面的那懊恼的面孔，这件事的滑稽可笑完全压倒了一切其他考虑，我们两个人情不自禁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们的委托人气得满面通红，暴跳如雷地嚷道：“我看不出有什么可笑的地方。如果你们不会干别的而只会取笑我的话，那我可以到别处去。”

福尔摩斯大声说：“不，不！”他一面把业已站起来的威尔逊推回那把椅子上，一面说：“我真的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你这个奇特的案件。它太不寻常了，实在使人耳目为之一新，但是如果你不见怪的话，我还是要说，这件事确实有点可笑。请问，当你发现门上卡片的时候你采取了什么措施？”

“先生，我感到很震惊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我向办公室周围的街坊打听，但是，看来他们谁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。最后，我去找房东，他住在楼下，是当会计的。我问他能否告诉我红发联盟出了什么事。他说，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团体。然后，我问他邓肯·罗斯先生是什么人。他回答说，这个名字他第一次听说。”

“我说：‘嗯，是住在7号的那位先生。’”

“‘什么，那个红头发的人？’”

“‘是的。’”

